

交感巫術的心理學

弗蘭柔著
李安宅譯



弗蘭柔著
李安宅譯

交感巫術的心理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交感巫術的心理學

目錄

一	巫術的原理	一
二	『感致巫術』或『模仿巫術』	四
三	染觸巫術	六〇
四	術士底進步	七七

交感巫術的心理學

一 巫術底原理

交感巫術底兩個原理：相似律，接觸律。巫術所根據的原理，可以析成兩點：一爲同能致同，或果必似因；一爲相接觸過的東西，分開之後，也可隔着距離互相影響。前者可稱爲『相似律』，後者可稱爲『接觸律』。根據相似律，術士以爲他模仿什麼，便可產出什麼；根據接觸律，他以爲凡一個人所接觸過的東西，不管牠是不是他自身底一部份，只要在這東西上作了什麼把戲，便和在那人本身上了什麼一樣。根據『相似律』而有的魔力，可以稱爲『感致巫術』或『模仿巫術』；根據『接觸律』而有的魔力，可以稱爲『染觸巫術』。爲指

示這兩種分類起見，用『感致』較用『模仿』適當；因為『模仿』倘不舍着，也要暗示一個有意識的人物在那裏模仿，而這一來，便將巫術限得太窄了。本來，術士不但自信可以施術於人類，而且可以支配無生之物。因為巫術之爲一個僞的自然律底系統，並不減於其爲一個謬的行爲底指導；他是一個墮了胎的藝術，也是一個僞的科學。若將他看作一個自然律底系統，那就是說，若將他看作準諸四海操制果律的陳述，便可以叫作『理論的巫術』；若將他看作人欲達到目的所必須遵從的箴銘，便可叫作『實用的巫術』。在此點，我們必須記在心頭，原始的術士所知道的巫術，只在他底實用方面；永遠不會分析過實習巫術所根據的心理過程，永遠不會思考過他底動作所包括的抽象原理。在他，與在大多數的民衆一樣，邏輯是內含的，不是外顯的。他推理像他消化食物一樣，完全不會知道心理和生理的過程，雖心理的過程是推理底要件，生理的過程是消化底要件。總而言之，巫術對於他永遠是藝術，不會是科學；本來科學

底觀念在他那未開展的心中是不存在的。若追溯貫徹術士施術的思想源流，由他們底具體應用裏尋出抽象的原理來，由私生的藝術背後尋出偽的科學來，——那乃是哲學學者底事了。

這兩種原理爲聯想底誤用 我對於術士底邏輯所下的分析若是不錯的話，他底兩大原理便成了觀念聯絡底兩個不同的誤用了。『感致巫術』建設在起於相似的聯想上；『染觸巫術』建設在起於相接的聯想上。感致巫術誤在以相似的東西爲同一的東西；染觸巫術誤在以曾有過接觸的東西爲永相接觸的東西。然在實際上，兩者常相合併，質而言之，就是感致巫術或可單獨應用，而染觸巫術常要援用感致的原理。普通說起來，兩者或有些不好捉摸，不過若用特例來申述的話，那就極易分明了。兩者底思想源流，都實在簡單得很，初步得很。這也不能不這樣，因爲在具體方面（固然不在抽象方面），他們都是相似的，不但對於蠻野人民底蠢陋智力，即對於各地的無知愚民，也都是相

似的。感致和染觸兩種巫術爲便當起見，可以統稱之爲『交感的巫術』，因爲兩者都信相隔離的東西可以藉着一個秘密的交感作用來互相影響，其衝動乃係藉着一種好像以托的東西，自此傳彼；這種假設的東西與近代科學所假設的東西，其目的相同，都是藉以解釋怎樣隔着似乎空虛的距離，兩物會有物理上的影響。

茲按貫澈這兩種巫術的思想律，來將他們表示如下：

交感的巫術分類表

交感的巫術

感致巫術（相似律）
染觸巫術（接觸律）

下面更舉例來說明這交感巫術底兩方面；先說感致巫術。

一 「感致巫術」或「模仿巫術」

同能致同的原理所習見的應用，恐怕就是好多時代好多民族之中，用傷

害或毀滅某人底形像來傷害或毀滅某人這種辦法，因為他們相信形像怎樣地受苦，人也怎樣地受苦；形像既滅，人必死亡。自許多例證之中舉出幾個來，便立刻可以證明這種辦法在世界上散佈得多麼廣徧，歷代傳習得多麼久遠。數千年前即已見知於古印度，巴比倫，埃及以及希臘和羅馬的巫者，今日尚爲澳洲，非洲，蘇格蘭等處狡惡的野人所憑藉。

在美洲印第安人之間的巫術形像

聽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相信若在

沙上，灰上，或泥上畫某人底形像，或將任何東西認作他底身體，而刺以利杖或加以他種傷害，則可在牠所代表的人上作到相等的傷害。譬如一個歐責薄危（Ojibway）的印第安人如欲加害於某人，即用某人底形像做一個小木偶，用針刺其心或刺其頭，或用箭射牠，則他底敵人便會立刻在身上相當的部位，受到同樣的創痛；然若願欲馬上將他殺死，便將木偶火焚或埋葬，同時念些咒語。秘魯的（Peruvian）印第安人用脂和粟製成所憎惡或所恐怕者底形像，而埋

在所欲中傷之人必要經過的道上。他們管這個叫作埋葬他底靈魂。

在馬來人之間的巫術形像 有一個馬來巫術，也是這一類。自你所要中傷之人底身上得到指甲，頭髮，眉毛，唾液等等的棄物，直到足夠代表他底週身各部為止，再由蜜蜂所棄了的蜂房中取到黃蠟，將那些東西用蠟做成他底形像，慢慢地用火來烤，連烤七夜，並說到：

『我烤的不是黃蠟，我烤的乃是某某底心，肝，脾。』

七夜之後，焚掉形像，你底仇人就要死亡了。這種辦法，很顯明地將感致同染觸兩種巫術弄在一起；因為製造敵人形像的原料包括着與他曾經接觸過的東西，那就是他底指甲，頭髮，和唾液，馬來巫術底另個形式更與歐責薄危的辦法相近：用空蜂房的蠟製成一步長的屍身；那末，刺牠底眼，你底仇人就會瞎；刺牠底胃，他就生病；刺牠底頭，他就頭疼；刺他底乳，他就乳疼。你若願他馬上就死，那你就將這個模型由頂刺穿到底；而後將牠裝殮起來，與裝殮一個屍體一樣；爲

牠祈禱，與爲死者祈禱一樣；然後將牠埋到你底仇人所必要踏過的路心即可。爲免除你自己擔負殺人的責任起見，你要說：

『現在埋你的不是我，現在埋你的乃是迦不利野。』

這一來，就將凶犯嫁在天使首領迦不利野（Gabriel）底肩上，他比你更能擔當得起的多了。

用巫術的形像去求子嗣

感致巫術雖多藉着形像以求達到剪除所懷

憎之人的惡意目的，然亦曾被用作福利人們的方法，不過這種方法更不常見罷了。換句話說，就是他曾被用作爲利產和求嗣的方法。蘇門達拉（Sumatra）的巴塔克（Batak）人中間，一個不生子的婦人要想當母親的話，她就做一個兒形的木偶在膝下撫弄着，相信這就使她達到欲望。在巴博爾多島海（Babor Archipelago）上，婦人盼生子女時，即請一個多子的父親爲她向太陽之靈烏蒲勒肉（Uplero）祈禱。用紅棉花做成兒形，婦人撫之以臂如哺乳狀。多子的父

親便取一隻雞，提着牠的腿，舉向婦人的頭前，祝曰：『烏蒲勒肉，請你采納此雞，降下一個孩子來，我懇籲你，降下一個孩子來，落在我底手中，落到我底膝上。』他更向婦人問，『孩子來了沒有？』她就答道，『來了，已在吃乳了。』然後他再將這雞放到她丈夫的頭上，喃喃作些話辭。最後便將此雞殺死，同些胡椒放在家庭供祭的地方。儀式完畢之後，更在村內聲言，這個婦人已在臨蓐，她底朋友便來向她稱慶。這種伴爲孩子已有的辦法，純粹是巫術的儀式，以冀藉着模仿使孩子實際地生將出來；爲效力更大起見，便添上了祈禱和供獻兩層。換而言之，巫術就在這裏與宗教混在一起，而被宗教加強了力量。

用感致巫術來助產

婆羅洲底笛阿克(Dyak)人有些地方，當產婦困

苦的時候，喚一個巫者進來，擺布產婦的身體，以使降生順利，這是很合乎理性的；然同時另一個巫者在室外舉行些個造作，以期達到同一的目的，所取的方法便完全非理性的了。他乃是伴爲臨產的婦人，將一塊大石頭用布束在胸前

以代表在胎內的嬰兒，更隨着他那在室內助產的同夥所喊出來的指導，將他底假嬰兒在身上轉動着與真嬰兒所有的動作一樣，直到產出爲止。

假冒生產爲過嗣的辦法，或對於誤認爲死之人的辦法 兒童們所那樣喜歡以假當真之同一原理，已使旁的民族引用佯爲生產當作過繼螟蛉底一種的形式，甚或當作使誤認爲死的人復活的一種辦法。你若佯爲產生了一個童子甚或產生一個與你毫無血統關係的長鬚老人，你只要這樣作，那個童子和老人便在原始的法律和哲學的眼光之下成了你的真而且真的兒子。刁斗拉斯（Diodorus）告訴我們說，當丟斯（Zeus）勸他那忌妬的妻細拉（Hera）探何求力斯（Hercules）作嗣的時候，女神細拉便臥在牀上，將那偉英雄擁在胸間，使他穿過她的寬服，落到地上，與實際臨產一樣；而且這史家刁氏還說這種過嗣的方法在他自己的時代外邊蠻族尚在實行。聽說他在現代仍被採用於布加利亞（Bulgaria）和波斯尼亞的突厥人（The Bosnia Turks）兩民族之間。

一個婦人相中了一個童子而要過繼他的話，她便將他推過或拽過她底衣服；從此以後，他便永遠是她底真實兒子，承繼繼父繼母的全部財產。在撒拉瓦克（Sarawak）的薄拉旺人（Berawans）中間，當一個婦人要過繼一個成年男人或成年女人的時候，有許多人集在一起赴筵；過人的婦人坐在一個高起而蒙蔽的座位上，使被過繼的人由後面爬到她底腿間。當他顯現於正面的時候，立刻就被芳香的檳榔花打一下，而與婦人縛在一起。這樣纏在一起之後，繼母和繼子或繼女一同蹣跚到房底一端，再回到羣衆底面前。這種由着仿效生產所成立的親子關係，非常地嚴格；錯待繼子比錯待了生子其惡尤甚。古希臘的時候，某人若被誤認為死亡而當他不在的時候舉了喪禮的話，社會待他就像他已經真死了一樣，直到經過重生的形式爲止。他穿過一個婦人的膝間之後，便被洗滌而襁褓起來，放去哺養。除非這個禮節正規地作了之後，他不能與活人隨便來往。古印度在同樣的情形之下，這以爲死亡的人回來的第一夜要過在

一個盛滿了脂水的盆中；在盆裏他蜷屈着一聲不響，像胎兒一樣，而旁人對於他便舉行一切的禮儀，就如慶祝妊婦一樣。翌晨離開盆後，重新舉行一切他幼年以來所曾經過的禮儀；特別是要娶一個妻子或將他底舊妻新娶一遍，莊嚴如儀。

用感致巫術以治黃病 感致巫術底另種利人的用法就是醫治或預防疾病。古身毒人根據感致巫術作了繁縟的禮節去治黃病。他底大致便是在乎將黃色放逐到黃色所應附之物如太陽之類的黃色生物或無生物上面，而將紅色由着如紅牛之類的生氣勃勃的紅色根源引到病人身上。祭司就心裏想着這個，嘴邊誦着下面的咒語：『你底心疼和黃病走向太陽去；我們將你包在紅牛的顏色裏！我們使你長壽，將你包在紅的顏色裏，人不被傷，黃色脫離！牛底神屬是羅布尼（Rohini），牛底本身又是紅赤——在牠們底每個形，每種力裏我們將你包裹起。我們將你的黃病送給鸚鵡，送給畫眉，更且送給黃色的鵲』

『祭司念這話的時候，爲使健康的玫瑰色滲入病黃的病人起見，將含了紅牛毛的水使他吮呷；將水注在牛背上使病人吸飲；使他坐在紅牛的皮上，並且用一塊與他縛在身上。於是更用下述的方法，完全鏟除黃色，以改善他底色氣。先將病人從頭至足塗以薑黃底糜粥，放在牀上，再用黃繩在牀上縛住三個黃鳥，一隻鸚鵡，一隻畫眉，一隻鵲；然後將糜粥洗去，而黃病便一定可以同糜粥脫落到鳥的身上了。這個完了之後，取些紅牛毛，包以金葉，貼在病人底皮膚上，以給他一個最末的美麗膚色。古人相信若患黃病的人努視鵲鳥而鵲鳥也注視他的話，他底病就算好了。蒲魯塔克 (Plutarch) 說：『生物底氣稟和性質是這樣的；他藉着日光放出病患或容受病患，像流水一樣。』鵲所有的這種可貴的德性在售鳥者中間有普通地承認，以致有牠出售時，他們都將牠用心蓋好，以免患黃病的人看着牠即被治好而無報酬。此鳥底德能不在乎牠底羽毛，而在乎牠那金色的巨眼，那是自然會將黃病致出來的。蒲利聶 (Pliny) 說過另

種鳥，或者就是這種鳥，希臘人管牠叫作黃病鳥，因為患黃病的人見了牠病就離開他而殺死牠。他也說一個石頭，是以爲可以治黃病的，因為牠的顏色與黃病的皮膚一樣。

感致巫術底大優點之一，便在乎他使療治的工作用術者底身體來辦，不用病者底身體。這一來，病者便免掉了一切的麻煩和不便，而觀看術者在他面前作種種的苦行。例如法國薄爾士（Perche）的農夫以爲延長的吐嘔是患者底胃脫了鈎而落下來的原因，所以要請一個醫者來將那個器官復置原所。醫者聞病之後馬上拘攣起他底身體來，以使他自已底胃脫了鈎。脫鈎之後，他更用另一套苦行使牠鈎上，而病人也就得到相當的安慰，施術費是五佛郎。同樣，一個笛阿克（Dyack）醫者有人請他治病的時候，便臥倒佯作死狀，旁人也就將他當作死屍，用蓆捆起，移出室外，放到地上。約有一個鐘頭的工夫，另一個醫者放開這裝死的人，使之復活；他既痊愈，病人也就算好了。根據感致巫術底原

理去治療瘤子，丟寶夏一世 (Theodosius the First) 底御醫簿爾寶的馬賽羅 (Marcellus of Bordeaux) 有個方子，載在他那奇怪的醫書上：取馬鞭草的根而橫切之，以一端繞於病人的項上，以他端放在火底烟裏；馬鞭草在烟裏乾萎之後，瘤子也就隨着乾萎而不見了。設若病人以後對於這個好醫生不感激的話，醫生可將這馬鞭草擲入水中而很容易地得到報復；因為草根一吸水氣，瘤子也就復原。這位聰明的著者也舉薦給你一個方法，設若你有丘疹的話，注意流星，趁着流星正在發射的時候，馬上用一塊布或任何便手的東西擦拂你底丘疹。流星既自天上落下，丘疹也自身上落下；但要小心，勿用赤手去擦，不然丘疹會遷居到手上。

用感致巫術以保障會品的供給 而且，感致巫術和全稱的交感巫術在笨的獵者或漁者之間為取到豐富的食品所取的方法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根據似能致似的原理，漁獵家和他底朋友作了許多費事的事去模仿他們所企